

蓋洛普

根據最權威的蓋洛普民意測驗預測
掌握人類命運的九大力量

FORECAST 2000

2000

大 預 測

喬治·蓋洛普 / 著

賴金男 / 譯



長河出版社

蓋洛普

根據最權威的蓋洛普民意測驗預測
掌握人類命運的九大力量

FORECAST 2000

2000
大 預 測

喬治·蓋洛普 / 著 賴金男 / 譯

蓋洛普2000大預測

著者：喬治·蓋洛普
譯者：賴金男
發行人：蘇拾登
出版者：長河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台審字第1535號
台北市八德路四段451號3樓
電話：(02)703679 7026235
郵撥：0165123-3
印刷者：啓示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74年1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 平裝140元

(本書如有缺頁，裝打錯誤，請寄回調換)

代譯序 對人類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看法

「羅馬俱樂部」之證言

國際知名的研究未來的機構「羅馬俱樂部」(Club de Rome)·創辦人貝奇(Aurelio Peccei)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逝世，這是繼赫曼·康(Herman Kahn)一九八三年去世之後，未來研究領域又失去了一位巨人。

貝奇於一九六七年創設並領導的羅馬俱樂部，集合了世界的學者、企業家以及退位的政治家等，共同爲人類前途籌謀，自從「成長極限」一書悲觀的提出地球所面臨的困境，給世界帶來了莫大的震撼，隨後又提出了「重建國際秩序」(Reshaping International Order, RIO)·「學習」(Learning)等計劃，都受到全球學者的重視。

貝奇喜歡強調：人之所以異於其他生物的就是設想未來的能力。其他動物可能「知道」未來，但是，只靠生物性和本能，只有人類才可以以知識和社會的方法去思考未來。

貝奇所最關心的是，人類促成了科學和技術進步，使得一切都變得複雜了，但是人類却無法趕上這些進步，無法在這些複雜性前維持相當的展望或預測的能力；於是，一方面，許多主要問題相互牽制產生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性問題，另一方面，對這個問題又無法找到解決辦法，這兩方面的困境才是一個最嚴重的鴻溝，貝奇從一九六七年創設羅馬俱樂部以後就專注為如何縮短人與問題之間的距離而努力。

對貝奇而言，未來學是一套方法論，也是某種哲學；未來學首先必須關心人的本質和整個社會；在社會中，一個人永遠有一個選擇的位置，他必須求得和環境和諧，和自然結成一體。

這篇「對人類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看法」，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宣言，是實用的，也是正面的烏托邦式理想；從文字中，我們看到了，貝奇先生是一位為「人的存在」奮鬥的戰士——人，必須活在尊嚴中，人，必須活在創造性之中。

喬治·蓋洛普 (Georges Gallup Sr.) 也很不幸的在今年七月逝世；在逝世前，他所創設的「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s Polls) 也完成了這一本「大預測——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和貝奇留下的這篇證言一樣，都是充滿智慧之見。貝奇的這篇文章法文版原刊一九八四年四月號法國的「可能的未來」(Futuribles) 雜誌，特別譯出，並作為這本書的「代譯序」。

賴金男（夢軻） 識于望鄉樓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九日

廿一世紀還有六千個日子

公元二〇〇〇年距離我們已經不到六千個日子；公元二〇〇〇年不但代表着一個世紀的結束，在這個世紀中，有着許多科學、技術、經濟、社會、政治和軍事的大變動；公元二〇〇〇年也是一個千年期的終結，過去這一千年中，人性從愚昧無知的時代中展現了，人類已經征服了全世界，也征服了天空，人類成爲宇宙這個角落主要變遷的製造者。

在未來六千個日子裡，即將發生的事件幾乎完全依賴人類行動，以及這些行動的性質和時機；這一切會改變我們的未來情況，而不是改變過去。即將發生事件的主要情境和條件都在形成中，而且會毫不留情的改變我們歷史的流程。

雖然，我們不能百分之百正確的預言未來，但是，我們能夠等待，更清楚的說，我們可以等待未來出現；在未來六千個日子裡，我們可能看到的情況是：

1. 一個新的人口——數量幾乎和自從有人類到這個世紀初所累積的一樣多，加上目前的人口，都將在地球上尋找住所；從現在起到公元二〇〇〇年，我們可以預見更嚴重的人口集中問題。

2. 業已緊張的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將會繼續惡化；在達到一個不可回頭的轉捩點之前，我們應當徹底改善這種情勢。

3. 人類社會將變得人口數量日益衆多、複雜而緊密聯繫；儘管人類社會的多樣化，仍將是一個糾纏、統合而又相互依存的體系；同時，也急迫需要一次政治概念、典章制度和政府形式的革命。

4. 許多新科技和尖端科技將會在微電子、基因控制、太空、海底和材料等領域出現，授與人類更無法計算的力量；人類可以用來爲善，也可以用來作惡；結果是有益或是有害，要靠人性本身進步或者人性進步是否被超越而定。

5. 至於軍備競賽的持續或停止將會有一些不可回逆的決定。也就是說，或者，人們繼續讓核子彈頭累積，一直到這些武器幾乎會意外的自行發射爲止；或者，人們停止建造，把

樣子彈頭放在儲藏室並且將它們拆除，那麼，我們文明中暴力不斷昇高的情形將會由一個非暴力的文化來取代。

在這些可能演變的啓示下，肯定的說，一個時代正在沒落，然而，一個嶄新的紀元正在誕生，毫無疑問的，這種說法必不會被認為不合理。新的紀元將使人類面臨許多極端的選擇；這些選擇可能是災難的——倘若活在歷史這一個接合點的我們，缺乏應付變遷的準備；但是，倘若我們瞭解並且接受這些事實，進而在人類命運嶄新階段中扮演負責的角色，那麼，這些選擇會給我們帶來許多美妙的驚奇。

面對大轉變的挑戰

爲了忠於創設的理想和目標，「羅馬俱樂部」主張發掘正確方法，以使我們現存幾個世代的人，能夠應付這個大轉變時期可能面臨的挑戰；因此，依我個人看法，我們應集中精力注意那些正在興起並且會影響全人類和全世界的關鍵問題。

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應當嘗試預見整個時期的人類情境（*la condition humaine*）；這項分析的創新特性，以及對問題內容和外觀的龐大和複雜的覺醒，並不會使我們放棄

——即使我們探究這些問題極爲膚淺也感到滿足，或許我們只研究這些問題的一些主要面貌。

不管是多麼無科學根據或者近似情況，對這些問題的評估是絕對需要的，因爲我們有意自我準備去面對一個必然和我們已經認識的完全不同的未來，進而將這個未來變成值得我們去生活。這就是爲什麼我一直相信「羅馬俱樂部」應竭盡所能——但沒有任何成功的保證，將這些重大問題讓輿論，當然還有思想家、宗教領袖和政治負責人等都敏感起來並加以重視；只有覺醒到我們必需集中所有資源去應付毀滅性的挑戰；覺醒到應付這些問題含有史無前例的可能性，我們這幾世代才能擔當得起祖先的光榮繼承者，以及未來子孫的負責任的生育者的角色。

「羅馬俱樂部」和地區性或國際性的協會，也深入研究其他主題和計劃；有時只是間接的觸及這些重大問題，或者接觸完全不同領域的問題，譬如世界的貧窮、突變的企業精神、生物基因與社會以及其他形式的未來。這些主題的研究一直持續著，一方面是為了問題本身的價值，一方面也是在分析世界主要問題將呈現的利害關係。

這些世界重大問題的分析，不應當只被視爲是「純臆測的練習」；這個分析具體目標應當是爲人類提出一個未來六千個日子的行動方案，那麼，我們才可以準備接受這個新世紀的不斷挑戰。我把我們這幾代人所應負責的重大世界計劃稱之爲「任務」(missions)，目

前，人類充分發展和生活品質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有了這些，我們才可以在未來的衝擊、威脅和限制下繼續生存下去。

因此，很明顯的，這些任務的目標是屬於全體人類的利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有足夠力量獨自去實現。尤其是爲了自私自利的目的，或者犧牲他人；也就是說，所有的人類群體都應當一致認爲：這些任務和目標只有在龐大的合作下才能達成。

核子戰爭必先排除

在繼續討論人類社會在這個世紀結束之前必須負起的五大任務之前，我必須稍稍停頓一下，並且特別指出幾個觀念——依我看，是最具代表性的主導哲學；或許有人說，那是顯而易見之理，但是，我仍然要說，首先，我們肯定相信一個原則：這個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不可能在一場核子戰爭之後存在。

在這一點上，世界應當信任兩個超級強國的自持力和智慧；這看來有點像是非分要求，但却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原因是這兩國的霸權政策已經將人類帶到深淵的邊緣，在這裡，一個人的悲劇性錯誤、一次瘋狂病的發作，或者一次電子電路的失靈等，都有引發一次浩劫的

危險；這是如此致命的問題，也是幾乎無法想像的，因此，我主張不要放在我們有堆裡中來考慮。

成長極限

我記得十五年前，「羅馬俱樂部」無視於輿論的惡意批評，早先一步提出了「成長極限」的觀念；因為那時是大家享受舒適快樂的時期，我們提醒大家留意工業社會自我滿足的陷阱；如今，世界的情勢已經日益危險，我們不必猶豫，應當採取像十五年前的堅定態度，因為，這次是爲了把社會從逆來順受和聽天由命的情況下挽救出來。在當前情況下，應該提倡的主要觀念是：我們有充分能力轉變那些負面的趨勢，並且將人類置於正確道路上；事實上，這也是我們不可旁貸的責任，並且，我們必須武裝自己去完成這項責任；倘若，我們拒絕盡心負責的話，那麼我們不幸地選擇了人類前途的最惡劣的方向。

我認爲，在這個我們期待的關鍵時刻，「羅馬俱樂部」應當盡其所能對人文精神的再生和一個健全社會中的人類命運有所貢獻；「羅馬俱樂部」今後應當集中全力在下列五個重大問題上——這些是我認爲人類未來最具決定性的問題。

進入二十一世紀前的五大問題

①人口集中

在未來二十年，人類將會遭遇的主要問題之一，毫無疑問的，將是在地球接納一個數量龐大的人口，使他們擁有一個還不錯的生活水準，並且不會將環境擾亂得無法挽回。下面就是這個問題的幾個層面：

- 從有人類以來，到公元一九〇〇年，世界人口增加得極為緩慢；隨後，成長率加速了，到了一九八三年，數量已經高達四十七億，這種非期待的函數成長使得世界變得貧窮，也就是說，有四分之一的地球人口活在窮困之中，或者由於貧窮限制，使得這些人的情況，在道德和政治上都變得不可忍受。
- 從現在起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將會有至少十五億人出生，這種成長還會持續；還好，這項推測並不一定可靠。
- 新生的一代不會忍受生活在匱乏之中，雖然，他們要和我們一樣活在相同地點；由於人

所能居住的土地是有限的，新生一代可能享有的資源將更形稀少。從地理觀點，可以被視為「人類居住地」的地球，不被水和冰覆蓋的陸地面積只有四分之一。

●此外，這種陸地所涵蓋的地區都是主要的農耕地，是不能犧牲的！即使爲了其他目標而有空間需要；土地是我們生存的保障，應當盡一切力量保護以抵抗流失，因爲土地的損失都是不可彌補的。我們應當提醒：即使將可耕地盡最大力量平衡的保護，大自然要經過一百年到四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增加一平方公尺的可耕地。

●當然，地球的其他地方也是和人類生存息息相關，遠離大陸的地塊、海洋、大氣以及某些地殼外表都是我們生活所必需；然而，人類却不能在那些地方生活。唯一能夠容納六十、七十億人的方法是分享這個地球；於是，維護它的自然環境，讓這幾代人和子孫未來的需要得以勉強滿足，就得事先準備好一套「地球佔有」的整體戰略。

●由於今天的開發國家的人口只占這些新人口的百分之十，人口集中問題和第三世界以及某些人口成長迅速的國家關係尤屬直接；倘若地球上某一部分，由於人口過度膨脹產生了混亂，是不是會擾亂到整個世界秩序呢？

●我不也會提議過一項全盤可行性研究嗎？對全世界，按每一地區，做整個地球土地的開發、管理和維護的研究。很明顯的，這項研究應當針對地球的整體特性和外表形像，譬如土壤、水、氣候和生物物理資源等性質，以及人口與其發展軌跡。事實上，光只有

一個地球開發計劃是不夠的；面對未來，我們還要為那些新生人口預備一個說得過去的居所，也就是說，創造一個完整配備的「第二個世界」（un second monde），只是爲了這個「第二個世界」，物質的基層建設就得相當於過去一千年的努力；從現在到公元二〇〇〇年，我們要建設一萬五千個可以容納十萬人的城市，或者一百五十個可以容納一千人的鄉村，還有房舍和各種設備，更不用說我們還需要爲今天最貧窮的人重新建造那些不合衛生條件的住宅。

● 這個「住」的問題和這個新生人口的就業問題是不可分的；有人估計，從現在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將需要創造或找到十億個工作——因爲有一個日益增加的經濟活動人口將會充斥着未來的新城市和鄉村——最主要的還是在第三世界。

以上幾點就足以說明了，我們這幾代人任務的複雜性和驚人的規模；這幾點也顯示了：人類痛苦的範圍之大以及潛在反叛和暴力之可能爆發，是源自於對這個新生人口接納措施之不足。雖然這個問題主要是潛伏在世界的貧窮國家，但除非整個世界社會，長程的、有組織又有財政援助去制訂策略、政策和行動方案，否則我們是無法解決的；爲此，我們需要一種真正四海一家的意識，也需要國家與國家之間一種嶄新的團結措施，以及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特殊利益而有遠見的觀念。

②自然保護

上面我們提到的問題和人類所面臨的、極嚴重的危險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必需瞭解：在數量上，人類愈來愈多，力量和慾望無節制的增加，以世界意義而言，逐漸的將生活在這個我們生存的小地球所能賦予的能力之外；今天，這種情形已經在某些部門和地區發生了。這種危險並不隱藏在生命資源的領域上，因為地殼是那麼的厚，不管如何，足以滿足人類需求的成長，儘管有過某些資源的缺乏，但是替代物質和新興能源，毫無疑問是可以帶來解決辦法的。

然而，生死攸關更為明顯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形成世界生態的整個體系，不管屬於我說的「人類居所」的內部或外部（很少人從這個角度去瞭解地球的情況），是到了該檢討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做一個詳細總帳，否則就太遲了。

宇宙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們的「生物圈」——由一個很薄的土壤外表、空氣和地球表面的水所形成，一如我們知道的，這裡是生命存續的地方；人類是這個生命保護地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所有的生命在這個生物圈繁榮，人類應當盡量的把這個生物圈保護得最健全！

在人類出現之前，這個生物圈已經演進了幾十億年，可是，只有一百萬年左右，人類在

這個生物圈內擴張並且強制所有其他物種接受了他們的「出現」和生活方式。

爲了繼續追求他們的目的，人類改變愈來愈多的自然環境，使這個環境的大部分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可是就在遷移或消滅野生動物和野生植物的同時，由於他們毫無意識，破壞了那些過去是繁榮的地區，把這些地區變得不能生產也不能居住的不毛之地！

也因此，今天自然環境的破壞已經嚴重波及我們地球上野生動物的結構，並且已經反映到我們的生存上。我們面臨一個令人驚愕情景的挑戰：原始風景，是自然的寶藏，消失了；沙漠擴大；熱帶森林以極快速度受到摧毀；北半球的森林受到大氣污染和酸雨的毒害；海岸和海灣受損；極大數量的野生動物和植物在滅種中，並且還有大量集體死亡的可能；水、土壤以及我們呼吸的空氣，都受到灰塵、垃圾和人類文明的化學製品的污染——在在都改變了人類的本質；自然的環境週期、氣候和大氣層都有了改變……這些經常都是不可彌補的。

甚至，人類日常生活所依賴的策略性生物體系，也受到很大的壓力；譬如可耕地過度耕作，牧地和海洋過分開發等；雖然如此，饑荒和營養不足的受害人數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要多，並且人類需求仍然不斷的增加；目前生存的這幾代人，在有生之年，所消耗的自然資源可能要比過去所有人類所消耗的總和都要多；也就是說，消費比人口增加要快得多。

舉例來說，糧食這項最基本的產品，就是足以讓可預見未來擔心的，世界上的糧食存在着的一種潛在的能力，許多人經常自誇沒有問題，世界糧食生產確實會繼續擁有很高的潛能；

但是，在目前趨勢和世界市場混亂情況下，我們所能獲致的安慰和保證却相當少，尤其是，可耕地因為我們傳統或現代農業造成土壤流失的嚴重現象；雖然我們沒有土壤流失造成糧食生產力損失的可靠估計，但是警告是相當響亮的。

除了糧食之外，食品生產、暖氣用木柴、纖維和其他植物與動物產品，由於整個不可回逆性的減少，似乎宣告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訊息。

糧食補給安全和可供人類生活必需使用的自然資源，都是如此的危急，由於這理由，是世界和平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有雙重的重要性；也因此，即使糧食和自然資源的短缺主要的只影響到未開發地區，它們所孳生的問題，必定會反映在整個世界體系上。

可是，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有千百種；人和生命界是緊密聯繫着，並且依賴着生命界——這種依賴超越了經濟上所謂的資源；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存在是人和其他生命無數相互影響和互動的產物；也因此，人類難道可以做出一些足以削弱或改變「生物質」(La Biomasse)和人類居所的行動嗎？人類應當確定，我們行動產生的變遷不會損及自然的再生能力，也不會傷害自然的平衡；此外，人類還得着手進行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至少可以減少一部分過去在自然環境內所造成的損害。

目前，自然保護的長程計劃和策略的需要比過去更為迫切，因為有了之後才能讓人類去獲得和保有那些所需要的、有生命的資源，並且讓我們去維護地球的未來——這是我們面對